

# 考古术语英译的接受美学观

王 勳, 文 旭

(西南大学 外国语学院, 重庆 400715;  
湖北师范大学 外国语学院英语系, 湖北 黄石 435002)

〔摘 要〕 现代翻译学引入接受美学, 扬弃文本中心论, 强调翻译过程中读者的中心地位、读者的期待视野和审美意识决定文本翻译的方向。从读者的语言习惯、文化背景和审美感受三个方面, 分析考古术语英译的接受美学观, 对今后的考古术语汉英翻译可提供借鉴。

〔关键词〕 考古术语; 汉译英; 接受美学翻译理论

〔中图分类号〕 H315.9   〔文献标识码〕 A   〔文章编号〕 2096-3130(2018)06-0047-03

doi:10.3969/j.issn.2096-3130.2018.06.010

## 一、文献回顾

从2005年到2015年, 中国考古术语的翻译研究不断深入, 有从清代严复“信达雅”的普适翻译原则出发进行探讨的, 刘庆元在《文物翻译的“达”与“信”》一文指出, 在处理文物翻译这种特殊的应用翻译时, 在“信”与“达”产生矛盾时, 要优先“达”, 才能达到最佳的译文效果(2005:41); 师新民在《考古文物名词英译探讨》一文中将“信达雅”原则与考古翻译的文本特点相结合, 提出民族性、简洁性、信息性、回译性等考古翻译的具体原则(2007:61-63)。也有从直译与意译的角度探讨考古词汇翻译, 《论谈考古词汇的翻译——以汉阳陵遗址博物馆出土的文物为例》一文强调译者发挥创造性, 直译或意译, 在目的语中选择精确的词语(吴敏焕, 2009); 《奈达“功能对等”理论下考古发掘报告的翻译》一文中, 又从语义对等、文体对等和读者反应对等三个方面, 分析如何从语义到文体找到译语中最切近、最自然的对等语来再现原文信息, 让读者更好地理解原文, 从而产生较高品质的译文(吴敏焕, 2011:111-112)。从这十年的研究文献资料里可以发现, 考古翻译从对文本的细致探讨, 逐渐发展到对译者角色的研究, 对读者的关注也有所提及, 但还不够深入。

## 二、关照读者的翻译视野

随着接受美学在中国的广泛传播, 在接受美学的影响下, 从接受美学理论的角度来探讨翻译理论与实践, 成为中国翻译界新的动态和方向。接受美学的翻译理论扬弃了文本中心论, 强调了翻译过程中读者的中心地位, 读者的期待视野和审美意识决定了文本翻译的方向。接受美学的翻译理论不仅在文学翻译领域得到重视和发展, 而且在如旅游、外宣、广告等应用翻译领域中也研究成果, 但是用接受美学翻译理论指导考古汉译英翻译的实践尚无先例, 下面就从读者的语言习惯、背景文化和审美感受三个方面来进行分析考古术语汉译英翻译的接受美学观。

(一) 语言习惯。有人说, “如果亚里士多德会讲汉语, 他就不会是亚里士多德; 如果孔子会讲英语, 他就不是孔子。”(高一虹, 2000:1) 不同民族的思维模式的确影响着语言的发展, 汉语与英语在语言表达方面存在差异。在翻译过程中, 应该充分考虑读者民族思维方式的特点, 译文要符合读者语言表达的习惯。

1. 修饰语的词序。汉语考古术语中心词一般放在最后, 修饰语字数越多, 越远离中心语, 自左往右, 依次为: 1. 表示领属关系的词语; 2. 表示时间或处所的词语; 3. 数量短语; 4. 主谓、动词、介词短语; 5. 双音节形容词或形容词短语; 6. 不用“的”形容词(+中心语)。翻译时, 修饰

〔基金项目〕 国家社科基金重点项目《人文社会科学汉英动态术语数据库的构建研究》研究成果, 得到2016年湖北师范大学“师范教育”特色学科群项目资助。

〔收稿日期〕 2018-09-16

〔作者简介〕 王勳, 湖南长沙人, 湖北师范大学外国语学院英语系讲师, 西南大学访问学者; 文旭, 西南大学外国语学院教授院长, 博士生导师

语词序会发生变化,英语修饰语的词序排列可以用一首口诀来记忆:美小圆旧黄,法国木书房,即自左往右,依次为1.表示性质的词语;2.表示大小的词语;3.表示形状的词语;4.表示新旧的词语;5.表示颜色的词语;6.表示产地的词语;7.表示材质的词语;8.表示功能的词语(+中心语),而且介词短语、非谓语动词短语、定语从句等较长修饰语往往放在中心语后面。例如在湖北枣阳九连墩发掘的战国时期文物“龙耳铜方壶”,曾经被错误翻译成“Bronze square pot with dragon-shaped ears”,这就违背了英语读者的表达习惯,即表示材质的修饰词 bronze 要紧跟中心词 pot,所以更好的翻译为:“Hu, square bronze pot with dragon-shaped ears”;再例如“中国古代建筑”被翻译成“Chinese ancient architecture”这也违背英语读者将“国名修饰语”放置在“时间修饰语”后的表达习惯,正确的翻译应该为:“ancient Chinese architecture”。

2. 中心词的位置。汉语中心词多放在修饰语后面,而英语中心词的位置富于变化,可在修饰语之前,也可在修饰语之后或中间,如考古术语“鹿纹彩陶盆”的中心词“盆”放在了汉语短语的最后,翻译成英语时可以考虑英语读者的表达习惯,将它调整到短语的中间,即为:“Pen, painted pottery basin with deer designs”,英语中心词“basin”前面有分词形容词修饰语 painted,后面有介词短语修饰语 with deer designs,位置灵活。

(二)文化背景。考古翻译不仅仅是语言问题,更是与文化背景有着很大的关系。王佐良先生曾经说过:“翻译里最大的困难是什么呢?就是两种文化不同”,“(译者)他处理的是个别词,他面对的则是两大片文化。”(2000:20)文化背景是指特定文化下的人物物品、意识观念、风俗习惯、宗教信仰等。中国几千年优秀遗产文化要在世界范围内得到传承与发扬,必须充分考虑读者的接受程度,译文必须在原文与译文所涉及两种不同的特定文化观念之间达到一种平衡,才不会引起读者的反感和抵制(Lefevere, 2010: 35)。

### 1. 人物物品/意识观念。

根据《现代汉语词典》的解释,中国古代建筑独特结构“枋”,即两柱之间起联系作用的横木,断面一般为矩形(2002:547),这种结构在西方建筑上很少见,如果采用 transliteration(音译法),使用汉语拼音简单地将它翻译为“fang”,这在英语读者中间很容易产生误解,甚至让他们对这种建筑结构心生厌恶,因为在英汉双解词典

里,英语单词“fang”的解释是:“a long sharp tooth of an animal, such as a dog or a poisonous snake(犬、毒蛇等)的尖牙”(2004:613)。在这种情况下,增加阐释性文字来翻译中国古建筑结构“枋”:“Fang, square timber connecting two pillars”,才能够更好地为英语读者接受。再例如在大英博物馆里陈列的中国古物“元青花折枝牡丹孔雀大罐”,被翻译成“Guan jar, porcelain with under-glaze cobalt-blue decoration of a peacock and peahen. 14th century AD”。在西方文化里,孔雀是狂妄傲气、爱慕虚荣的形象,人们经常说 as proud as a peacock(像孔雀一样高傲),牡丹只不过是一种普通花卉。但是在中国文化里,牡丹是百花之王,代表荣华富贵;孔雀是百鸟之王,代表吉凤呈祥,这些深刻寓意在译文中得不到传达,中国古物的内涵也就无法真正为英语读者体味。同样地,需要增加阐释性文字以添补文化之间的差异,即“Guan, under-glaze cobalt-blue porcelain jar, with the decoration of a peony and a peacock, a kind of glorious and auspicious design in Chinese culture. 14th century AD”。

### 2. 风俗习惯/宗教信仰。

考古术语汉译英动态数据库的词条“南阳市万家园画像石墓由墓道、封门、墓门构成,并且发现9块画像石”里的“封门”,是中国民间风俗里特有的概念,它是用来封闭墓室的厚木板,英语里没有与之对应的词语,不能简单地翻译为“a sealed door(封闭的门)”。为了让英语读者准确理解,需要增加文字进行阐释性翻译,即“Fengmen, a plank used for sealing the coffin chamber”。

(三)审美感受。随着各个民族社会历史文化条件和生活环境,长期在不同民族心理深层进行沉淀,不同民族的读者在审美感受上,存在不同的差异(刘长林,2008)。在考古术语汉译英时,我们要考虑英语读者的审美感受,不能一味将汉语的思维模式和审美标准强加于英语读者,在翻译时尽量避免不地道的中式英语。

### 1. 词汇的审美感受。

颜色词是对大自然和社会生活中颜色的描述,带有浓厚的文化色彩和寓意作用,折射出社会的生活特征和人物心理活动。英汉两种不同文化背景下的读者对颜色词语的审美感受存在差异。中国古籍《说文解字》提到:“青,东方色也。木生火,从生、丹。”在中国古代社会里,“青”象征着庄重古朴,传统的器物 and 服饰上多为青色。“青”本义为蓝色(青天),《荀子·劝学》中有:“青,取之于蓝,而青于蓝”;“青”也可

以代表嫩绿色(青草),唐代诗人王维《送元二使安西》中有:“客舍青青柳色新”;“青”还可以代表黑色(青丝),唐代李白古诗《将进酒》中有:“高堂明镜悲白发,朝如青丝暮成雪”。在西方文化中,蓝色象征着高雅端庄,圣母、天使的衣服和艺术徽章是蓝色(彭秋荣,2001:31),而不是绿色。因此,在翻译考古术语中的颜色词,要充分考虑英语读者的审美判断。例如首都博物馆里陈列的“景德镇窑青白釉戏剧舞台人物纹枕”,其英语词条是“greenish-white-glazed pillow with a play scene”,“青”被翻译成“greenish(淡绿色)”,而忽略了实物的颜色,会引起英语读者审美上的困惑,翻译成 bluish 更为妥帖。

中国5千年的历史是精耕细作的内陆农业文化,而西方文化的主体是希腊、罗马文化,起源于4千年前以航海扩张拓展为生的腓尼基文化(Phoenician culture)(周芳珠,2004:15)。中西文化生活方式的历史差异,决定了汉语读者对词汇的理解是聚焦思维模式的审美感受,而英语读者属于发散性思维模式的审美感受。汉语考古术语用字简短精炼,却有着丰富内涵,往往用具体数字表达抽象概念,翻译时,应该充分考虑英语读者与之相反的审美感受。例如“‘蚩尤受庐山之金(铜)而作五兵’是江南地区最早用铜记载”,考古术语“五兵”用字凝练,字面上的含义是“五种兵器”,具体指哪几种兵器,也很难考证,其实是泛指各种兵器,翻译时应该考虑英语读者的发散思维,“types of ancient weapons”比“five weapons”的译文更妥帖。

## 2. 句子结构的审美感受。

汉语是一种意合的语言(parataxis),句子结构较为流散灵活,连接各部分靠的是语义与意境;而英语是一种形合的语言(hypotaxis),句子结构较为缜密严谨,用关联词连接各部分形成整体(周芳珠,2004:38)。汉语句子的主语或者谓语可以省略,而英语句子必须有完整的主语和谓语。例如青铜矿冶文化考古词条“经考古发掘,共清理出打制石器88件,以及大量古生物化石。此处遗址的发现将矿冶文化的源头追溯到二、三十万年前的远古时代”被翻译为:“In archeological excavation, 88 chopping tools and a lot of paleontological fossils were cleaned out, tracing the source of mining industry culture back to 200,000 or 300,000 years ago”。译文中,tracing的主语是“...tools and...fossils”,英语读者会觉得莫名其妙,建议改为:“In archeological excavation, 88

chipped tools and a lot of paleontological fossils were cleaned out, which traces the source of mining and metallurgical culture back to 200,000 or 300,000 years ago.”关联词which引导的非限定定语从句,指代前面整句话,即定语从句的主语是“此处遗址的发现”。由此可见,考古术语汉译英翻译应该遵循英语句法的严密逻辑,才能满足英语读者严谨的审美感受。

## 三、结语

接受美学翻译理论强调读者的主体性,翻译时以读者为中心,充分考虑读者的语言习惯、背景文化和审美感受。如果将接受美学的翻译观融入到考古术语的英译实践中,这样才能让英语读者通过他们感受妥帖得体的译文,更好地认识和了解中国遗存的历史文明,领略和欣赏华夏千年文化博大精深的醇厚魅力,从而唤起他们心中对中国悠久历史文明的向往与敬重。

## [参 考 文 献]

- [1]当代英语大辞典[M].北京:商务印书馆,2004.
- [2]高一虹.语言文化差异的认识与超越[M].北京:外语教学与研究出版社,2000.
- [3]刘庆元.文物翻译的“达”与“信”[J].中国科技翻译,2005,18(2).
- [4]刘长林.中国系统思维:文化基因探视[M].北京: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8.
- [5]彭秋荣.英汉颜色词的文化内涵及其翻译[J].中国科技翻译,2001,14(1).
- [6]师新民.考古文物名词英译探讨[J].中国科技翻译,2007,20(3).
- [7]王佐良.翻译中的文化比较[M].北京:中国对外翻译出版公司,2000.
- [8]吴敏焕.论谈考古词汇的翻译——以汉阳陵遗址博物馆出土的文物为例[J].考古与文物,2009,(4).
- [9]吴敏焕.奈达“功能对等”理论下考古发掘报告的翻译[J].考古与文物,2011,(4).
- [10]姚斯.接受美学与接受理论[M].沈阳:辽宁人民出版社,1987.
- [11]中国社会科学院语言研究所词典编辑室.现代汉语词典[M].北京:外语教学与研究出版社,2002.
- [12]周芳珠.翻译多元论[M].北京:中国对外翻译出版公司,2004.
- [13]Lefevere, André. 翻译、历史与文化论集[M].上海:上海外语教育出版社,2010.

(责任编辑:胡光波)